

两宋茶诗与茶事

扬之水

内容提要 分茶、斗茶以及点茶与点汤，均为茶事中曾经讨论过的问题。本文在《全宋诗》与《全宋词》的范围内检阅其详，认为分茶除此前已经学者指出之两义外，宋人通常以其作为点茶之别称。至于斗茶，乃起于贡新，传入宫廷之后，曾盛于徽宗一朝，范围却始终很小，并未成为两宋的普遍风气。所谓“客至点茶，送客点汤”，宋代尚未有成规。送客留别，点茶，点汤，均可。

关键词 分茶 点茶 斗茶 点汤

讨论宋诗的风格与特色，是一个大题目，前修与时贤都作了不少工作，更有许多出色的成就。近年整理出版的《全宋诗》，则为细致的检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中虽有若干疏失^①，但它毕竟提供了比较可靠的线索与依据，而这样一个诗的世界，也使人更有条件从广阔的范围，即不仅仅局限于其成就可以称之为“诗人”的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对两宋诗重新审视。

以文为诗，为宋诗特点之一。平朴如说话，絮絮缕缕，讲述身边的故事，铺叙处每每意致玲珑。生活之细微以及对生活之细微的悉心体验，无不由诗曲曲传出。此中有着题材的广阔，更有着细节的丰盈^②，或可以说，宋诗特以它的细微而见深广。趋平，求奇，复古，诗歌流派固有不同，但以对生活不同的体验与感受从事创造，则有共通。对日常生活的描绘，两宋仍多在诗歌中完成，诗的世界里，生活中的细节，便总是被满新绿。所谓“作文不欲如组绣，欲如疏林茂麓窈窕而敷荣”^③，宋人在诗中早已道得亲切。

茶事只是社会生活之一端，但在《全宋诗》与《全宋词》的范围里检阅其详，却不能不惊讶于它的丰富。茶事中的细微末节^④，在茶诗中原是有情，有境，有性灵；饮茶方式的选择，也每每显示着饮者的气度和风神。而茶事中曾经讨论过的若干问题，在通

① 如第二十二册，“张茂先”下录散句“熠熠宵行”，引陈骙《文则》“张茂先《励志诗》云云”，此“茂先”，西晋张华也。又重出者亦不止一例。

② 宋诗题材的广阔以及它的总体风貌，朱刚《从类编诗集看宋诗题材》一文，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见《文学遗产》1995年第5期，第84—89页。

③ 陈傅良《送陈益之架阁》，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第四十七册，第29230页。本文所引宋诗，均据此本，以下只注明册数、页数。

④ 两宋茶诗，颇存茶事之细节，后人或讥其琐碎，如《瀛奎律髓》卷十八“茶类”录丁谓诗《煎茶》，纪昀评曰：“细碎敷衍，未见佳处。”丁晋公此作，以诗论，自不属上乘，然“自绕风炉立”、“铛新味更全”，咏煎茶甚切，虽是“敷衍”题目，却也敷衍得好。

检两宋诗词的过程中,是否有可能得出一二新解?谨作此尝试。

一 分 茶

对于分茶的解释,有几种不同意见。1958年版《宋诗选注》释陆游《临安春雨初霁》,以为“分”就是宋徽宗《大观茶论》所谓“鉴辨”。蒋礼鸿先生则以《“分茶”小记》为题对此发表了不同看法,认为分茶有二解,其一,为酒菜店或面食店;其一,指用沸水(汤)冲(注)茶,使茶乳幻变成图形或字迹^①。许政扬先生在《宋元小说戏曲语释》“分茶”条中也提出详细意见,结论是:“分茶”就是烹茶、煎茶^②。1982年版《宋诗选注》摒弃旧释,曰:“‘分茶’是宋代流行的一种‘茶道’,诗文笔记呈常常说起,如王明清《挥麈余话》卷一载蔡京《延福宫曲宴记》,杨万里《诚斋集》卷二《澹庵座上观显上人分茶》;宋徽宗《大观茶论》也有描写,黄遵宪《日本国志·物产志》自注说日本‘点茶’即‘同宋人之法’:‘碾茶为末,注之以汤,以筴击拂’云云,可以参观。”此外,今人《剑南诗稿校注》卷十二《疏山东堂昼眠》下释分茶曰:“分茶,宋人泡茶之一方法,即以开水注入茶碗之技术。杨诚斋《澹庵座上观显上人分茶》云云,可想像其情况。”^③又,今人《陈与义集校笺》在《和周绍祖分茶》诗下,引证亦详,末云:“分茶一辞,宋人无释,各种茶谱亦不载”,“据各家所咏或记载,盖以茶匙(茶谱云:茶匙要重,击拂有力)取茶(汤)注盏中,为分茶也。简斋此诗云‘小杓勿辞满’,当即以茶匙击拂之意”^④。

诸家之释,以1982年版《宋诗选注》为近实。不过,若求详实与确切,则仍嫌不足。此为其书体例所限,不烦苛求。

分茶之意究竟如何,须从唐宋饮茶法以及期间发生的变化说起。

唐宋时代的饮茶,乃茶末与茶汤同饮,饮后不留余滓。至于烹茶法,元明以前,可大别为二:其一煎茶,其一点茶。煎茶盛行于唐,陆羽《茶经》载其法最详;两宋盛行点茶,蔡襄《茶录》、宋徽宗《大观茶论》,乃点茶法经典^⑤。当然点茶盛行的同时,传统的煎茶之习也未少衰,不过依茶品、时地、饮茶之人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方式。

煎茶所用之器,两宋为风炉和有长柄与短流的茶铫;点茶,则以燎炉和有把手与长流的汤瓶。煎茶与点茶,皆须煎汤亦即煎水。前者煎汤于茶铫,后者煎汤于汤瓶。汤至火候恰好之际,若煎茶,则将细碾且细罗之后的茶末投入滚汤。若点茶,此前便须炙盏,《茶录》所谓“凡欲点茶,先须熇盏令热,冷则茶不浮”。嗣后以小勺舀取茶末,在盏中调作膏状,于时以汤瓶冲点,边冲点边以竹制的茶筴或银制的茶匙在盏中回环搅

① 《蒋礼鸿文集》,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四册,第393—395页。

② 《许政扬文存》,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0—33页。

③ 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64页。

④ 白敦仁《陈与义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页。

⑤ 以下引《茶经》、《茶录》,均据百川学海本,个别字句据他本校改;《大观茶论》,据《说郛》宛委山堂本。

动,即所谓“击拂”。点茶需要技巧,又以因击拂之法不同盏面泛起之乳花不同而有各种名目,自第一汤至第七汤而各有不同^①。

点茶尤重盏面浮起之乳花。王明清《挥麈余话》卷一录蔡京《保和殿曲燕》云:“赐茶全真殿,上亲御击注汤,出浮花盈面。”又引其《延福宫曲宴记》云:“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拂,少顷,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淡月,顾诸臣曰:‘此自布茶。’”“上”,徽宗也,“疏星淡月”云云,即见于他的《大观茶论》^②,王安中《临江仙·和梁才甫茶词》“延和行对台臣。宫瓯浮雪乳花匀”^③,亦咏其事。只是烹茶重乳花,却不自点茶始,陆羽《茶经》讲述煎茶法时已叙述得详细。《茶经》卷下“五之煮”:

第二沸出水一瓢,以竹筴环激汤心,则量末当中心而下。有顷,势若奔涛溅沫,以所出水止之,而育其华也。凡酌,置诸碗,令沫饽均。沫饽,汤之华也。华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饽,细轻者曰花,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其沫著如绿钱浮于水渭,又如菊英堕于樽俎之中。饽者,以滓煮之,及沸,则重华累沫蟠蟠然若积雪耳。《荈赋》所谓“焕如积雪,晔若春蕖”有之。^④

又同书“七之事”引《桐君录》云:

茗有饽,饮之宜人。

不过唐代之煎茶,乃茶在釜中煎好,然后分酌入盏,陆羽虽云“凡酌,置诸碗,令沫饽均”,然而分酌之际,总难免稍坏浮花。两宋之点茶,则无此虞。北宋张扩《均茶》所以云:“密云惊散阿香雷,坐客分尝雪一杯。可是陈平长割肉,全胜管仲自分财。”^⑤乳花在两宋且颇多俗名与雅称,曰云,曰云脚^⑥,曰花,曰乳花、玉花、琼花、雪瓯花,或仍依《茶经》称枣花^⑦。而此际所重,又不仅在于乳花,更在乳花泛盏之久,此即谓之“咬盏”。《大观茶论》:“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谓之咬盏。”梅尧臣《次韵和再拜》句有:“烹新斗硬要咬盏,不同饮酒争画蛇。从揉至碾用尽力,只取胜负相笑呀。”^⑧所谓“次韵”,乃次欧阳修韵,原唱《尝新茶呈圣俞》句有“停匙侧

① 《大观茶论·点》。以“七”为数,应即由卢仝《走笔谢孟谏议惠新茶》而来。“七碗”在两宋茶诗中也常常用作茶的代称。

② 《大观茶论·点》云注汤时,“搅动茶膏,渐加击拂,手轻筴重,指绕腕旋,上下透彻,如酵蘖(蘖)之起面,疏星皎月,灿然而生”。

③ 唐圭璋《全宋词》,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二册,第751页。本文所引宋词,均据此本,以下只注明书名和册数、页数。

④ 《艺文类聚》卷八十二,杜育《荈赋》:“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晔如春蕖。”

⑤ 第二十四册,第16092页。

⑥ 向子諲《浣溪沙》“茗碗分云微醉后,纹楸斜倚髻鬟偏”(《全宋词》第二册,第975页)。梅尧臣《宋著作寄凤茶》“云脚俗所珍,鸟觜夸仍众”(第五册,第2788页);又《谢人惠茶》“以酪为奴名价重,将云比脚味甘回”(第五册,第2980页);陈东《茶》(一作《索友人春茗》)“偏爱君家碧(一作白)玉盘,建溪云脚未尝干。书生自恨无金换,聊以诗章乞数团”(第二十九册,第18749页)。

⑦ 林逋《尝茶次寄越僧灵皎》“瓶悬金粉师应有,筋点琼花我自珍”(第二册,第1225页);葛胜仲《谢太守惠茶》“破看鲜馥欺瑶草,煮验漂浮漾枣花”(第二十四册,第15662页)。

⑧ 第五册,第3262页。

盏试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①。又释德洪《空印以新茶见饷》“要看雪乳急停筌，旋碾玉尘深注汤”^②，《无学点茶乞诗》“盏深扣之看浮乳，点茶三昧须饶汝”^③；刘才邵《方景南出示馆中诸公唱和分茶诗次韵》“欲知奇品冠坤珍，须观乳面啮瓯唇。汤深不散方验真，侧瓶飞瀑垂岩绅”^④，等等，皆其例。

咬盏与否，茶品之优劣是其要^⑤，其次则在于击拂，郭祥正“急手轻调北苑茶，未收云雾乳成花”^⑥是也。击拂之器为茶筌或茶匙。毛滂《谢人分寄密云大小团》“旧闻作匙用黄金，击拂要须金有力”^⑦；梅尧臣《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石瓶煎汤银梗打，粟粒铺面人惊嗟”^⑧，银梗，茶匙也，粟粒铺面则是第三汤点茶，盏面所现之象^⑨。《大观茶论》有专条说茶筌，两宋诗词也有专咏茶筌之作，而以元谢宗可《咏物诗》中的《茶筌》最为传神：“此君一节莹无瑕，夜听松声漱玉华。万缕引风归蟹眼，半瓶飞雪起龙牙。香凝翠发云生脚，湿满苍髯浪卷花。到手纤毫皆尽力，多应不负玉川家。”^⑩虽咏茶筌，而点茶之要在其中。“香凝翠发云生脚，湿满苍髯浪卷花”，实为击拂要领，所谓纤毫尽力，便是意在使盏面起乳花。《大观茶论》“筌疏劲如剑脊，则击拂虽过而浮沫不生”，二者所言角度不同，其意一也。

点茶如此，分茶如何？其实所谓“分茶”，除蒋礼鸿先生所揭第一义外，两宋通常皆指点茶，或曰分茶即点茶之别称。王安中《进和御制芸馆二诗》“风好知从宫扇动，茶香宜入御瓯分”^⑪；虞俦《和孙尉登空翠堂鼓琴酌茗有怀冷令二首》“巧分茗碗消磨睡，静拂琴徽断送愁”^⑫；晁补之《和答曾敬之秘书见招能赋堂烹茶二首》“一碗分来百越春”^⑬；华岳《赠楞伽老瑛上人》“拂床展卷呈诗稿，炙盏分茶当酒杯”^⑭；又吴文英《望江南·茶》“玉纤分处露花香”^⑮，王千秋《风流子》“卷茵停舞，侧火分茶。笑盈盈，溅汤温翠碗，折印启湘纱。玉笋缓摇，云头初起，竹龙停战，雨脚微斜”^⑯，由诗词中的形容，可知其“分”与“分茶”，皆指点茶。不过偶然也有专指，这时所谓“分茶”，

① 第六册，第3646页。

② 第二十三册，第15244页。

③ 第二十三册，第15167页。

④ 第二十九册，第18846页。

⑤ 苏轼《西江月·茶词》“汤发云腴酳白，盏浮花乳轻圆”（《全宋词》第一册，第284页），傅干注：“云腴、花乳，茶之佳品如此。”（宋《傅干注坡词》卷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

⑥ 《城东延福禅院避暑五首》，第十三册，第8982页。

⑦ 第二十一册，第14095页。

⑧ 第五册，第3262页。

⑨ 《大观茶论·点》。

⑩ 顾嗣立《元诗选》戊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01页。

⑪ 第二十四册，第15978页。

⑫ 第四十六册，第28496页。

⑬ 第十九册，第12871页。

⑭ 第五十五册，第34408页。

⑮ 《全宋词》第四册，第2897页。

⑯ 《全宋词》第三册，第1466页。

便是点茶法中特有的一种技巧，对此，诗也描写分明。仅举诸家称引较多的三例。

例一，陈简斋《和周绍祖分茶》：

竹影满幽窗，欲出腰脾懒。何以同岁暮，共此晴云枕。摩挲蛰雷腹，自笑计常短。异时分忧虞，小杓勿辞满。

晴云，自指点茶时盏面浮起的乳花，简斋别有诗云“收杯未要忙，再试晴天云”^①，亦此。末联之“分”，却是义取双关。如前所述，两宋之分茶，原从点茶而来，与煎茶不同，点茶乃预分茶末、调膏盏中，然后一一冲点，此即所谓“分”意之一。小杓，舀取茶末之器也^②，诗乃借以拟喻分忧。

例二，陆放翁《临安春雨初霁》：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暗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诗之“分茶”，点茶也。放翁《疏山东堂昼眠》“吾儿解原梦，为我转云团”，句下自注云：“是日约子分茶。”约，名子约，放翁第五子。“转云团”，点茶之击拂也。而细乳分茶，放翁诗中原不止一见，如“觉来隐几日初午，碾就壑源分细乳”^③，如“墨试小螺看斗砚，茶分细乳玩毫杯”^④。毫杯，兔毫盏也，以其色深而衬得乳花分明，特为宋人所爱。项安世“自渝霜毫爱乳花”^⑤，适可与陆诗对观。可知此诗之“玩”与彼诗之“戏”意同。不过北宋韩驹有诗题作《六月二十一日子文待制见访热甚追忆馆中纳凉故事漫成一首》，诗云：“汉阁西头千步廊，与君长夏对胡床。阴阴桧色连宫草，寂寂棋声度苑墙。细乳分茶纹簟冷，明珠擘芡小荷香。身今老病投炎瘴，最忆冰盘贮蔗浆。”^⑥陆诗或即由韩作脱胎。

例三，诚斋《澹庵座上观显上人分茶》：

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蒸水老禅弄泉手，隆兴元春新玉爪。二者相遭兔瓯面，怪怪奇奇真善幻。纷如劈絮行太空，影落寒江能万变。银瓶首下仍尻高，注汤作字势嫖姚。不须更师屋漏法，只问此瓶当响答。紫薇山人乌角巾，唤我起看清风生。京尘满袖思一洗，病眼生花得再明。汉鼎难调要公理，策勋茗碗非公事。不如回施与寒儒，归续茶经传纳子。^⑦

杨诗之前，记述如此之艺者，有托名陶谷的《清异录》^⑧，其《茗苑》之部“生成盏”

① 《陪诸公登南楼啜新茶家弟出建除体诗诸公既和余因次韵》，第三十一册，第19486页。

② 取水之器，也有小杓之称，苏轼《汲江煎茶》“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第十四册，第9567页），赵希逢《和寄范茂卿》“揀芽雀舌乍辞枝，小杓分江欲试时”（第六十二册，第38927页），皆其例；然各从诗题，各有语境，不容混淆也。

③ 第三十九册，第24520页。

④ 第四十册，第25081页。

⑤ 《以琴高鱼茶芽送范蜀州》，第四十四册，第27415页。霜毫，同兔毫。

⑥ 第二十五册，第16630页。

⑦ 第四十二册，第26085页。

⑧ 《清异录》非出陶谷之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王国维《庚辛之间读书记》旨论之，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撮录各家之说，而以王说为是，见卷十九《子部》九。

条：“饌茶而幻出物象于汤面者，茶匠通神之艺也。沙门福全生于金乡，长于茶海，能注汤幻茶成一句诗，并点四瓯，成一绝句，泛乎汤表。”又同部“茶百戏”：“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①杨诗所谓“屋漏法”，亦见于《清异录》，即“漏影春”条所记。此乃点茶法运用至妙之戏。不过戏成而“须臾即就散灭”，陈棣诗所以曰“急景岂容留石火，余香何处认空花”^②。或曰“茶叶溶质在水中扩散成花草图案，是由于饮茶者在茶溶解过程中以羹匙类食器搅动所致”^③，不过这里的“饮茶者”当易作“点茶者”，“食器”当易作“茶器”。至于烹茶之际盏面乳花蒙茸，尚与茶的加工过程相关。放翁《入蜀记》记其经镇江，“赴蔡守饭于丹阳楼”，“蔡自点茶颇工，而茶殊下。同坐熊教授，建宁人，云：‘建茶旧杂以米粉，复更以薯蕷，两年来，又更以楮芽，与茶味颇相入，且多乳，惟过梅则无复气味矣。非精识者，未易察也。’”^④此言之最切。《大观茶论》说点茶，曰“量茶受汤，调如融胶”，茶而能够“调如融胶”，即因经过加工的茶饼，其中掺入米粉、薯蕷、楮芽之类。

点茶之别称，尚有泼茶与试茶。孔平仲《会食》“泼茶旋煎汤，就火自烘盏”^⑤，王庭珪《次韵刘英臣早春见过二绝句》“客来清坐不饮酒，旋破龙团泼乳花”^⑥；又廖刚《次韵卢骏给事试茶》“蟹眼翻云连色起，兔毫扶雪带香浮”^⑦，卢襄《玉虹亭试茶》“试遣茶瓯作花乳，从教两腋起清风”^⑧，陆游《试茶》“苍爪初惊鹰脱鞲，得汤已见玉花浮”^⑨，皆其例。而所谓“烹茶”，则是总称，煎茶抑或点茶，皆可谓之烹茶。

二 斗 茶^⑩

两宋茶事，今人通常推斗茶为第一，且以为此是宋代风气。其实不然。

若考斗茶之源，可溯至唐代。白居易《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因寄此诗》：“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⑪茶山即湖州顾渚

① 《清异录》卷下，惜阴轩丛书本。

② 《次韵王有之主簿》，第三十五册，第22032页。

③ 戴念祖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学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9页。

④ 《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五册，第2412页。

⑤ 第十六册，第10845页。

⑥ 第二十五册，第16843页。

⑦ 第二十三册，第15409页。

⑧ 第二十四册，第16220页。

⑨ 第三十九册，第24385页。

⑩ 刘昭瑞《宋代的“斗茶”艺术》（《文史》第三十二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17—323页）对斗茶的方式以及所用之器作了比较详细的梳理，不过其中的若干意见似有可商；至于以卢骏元诗“清风两腋为渠生”为“人们操茶筴击拂茶汤时，肘臂张合，似有清风自腋下生”（第320页），则误之甚矣。

⑪ 《全唐诗》卷四百四十七，中华书局校点本，第5027页。

山，其地出茶名紫笋，常州义兴所产为阳羨，唐代均列作贡品，而两地邻壤相接，每造茶时，两州刺史亲至其处，因有如此之隆重。“紫笋齐尝各斗新”，便是品第高下的试茶情景，可知斗茶风气正始于贡新，当然它与宋代的斗茶并不相同。

两宋斗茶，述之最详且最早者，为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章岷，建州浦城人，《全宋诗》收其作六首，然《斗茶歌》原唱不见^①，不过建人的斗茶情景，从和诗中仍能窥得真切：

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新雷昨夜发何处，家家嬉笑穿云去。露牙错落一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终朝采掇未盈檐，唯求精粹不敢贪。研膏焙乳有雅制，方中圭兮圆中蟾。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冷水。黄金碾畔绿尘飞，紫玉瓯心雪涛起。斗余味兮轻醍醐，斗余香兮蒲兰芷。其间品第苟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于嗟天产石上英，论功不愧阶前蓂。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卢仝歌不歌，陆羽须作经。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长安酒价减千万，成都药市无光辉。不如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风飞。君莫羡花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②

诗不惟记斗茶，凡采茶、焙茶、制茶，一应之茶故事，亦无不“巧欲形容”^③。“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述斗茶缘起很是明白。与范仲淹大抵同时的蔡襄作《茶录》，所述正与之相合。其《后序》云：“臣皇祐中修起居注，奏事仁宗皇帝，屡承天问以建安贡茶并所以试茶之状。臣谓论茶虽禁中语，无事于密，造《茶录》二篇上进。”君谔名笔“思咏帖”亦即致冯当世书，也曾议及闽中茶事：“唐侯言，王白今岁为游润所胜，大可怪也。”唐侯即唐询，时为福建路转运使；王、游二氏皆建溪壑源产白叶茶之园户。此亦贡新之前以斗试而品第高下之证。不过建人之斗试，以蔡襄作《茶录》而传入宫廷，至徽宗朝，更于稀和贵中取其精和巧，因成一种精致的宫廷茶戏。

斗茶无他法，点茶而已。蔡襄《茶录·点茶》：“茶少汤多，则云脚散；汤少茶多，则粥面聚（建人谓之云脚、粥面）。钞茶一钱匕，先注汤，调令极匀，又添注之，环回击拂。汤上盏，可四分则止，视其面色鲜白、著盏无水痕为绝佳。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之说，曰相去一水、两水。”是有云脚、无水痕，为斗茶之要，林希逸咏庐山新茗“云脚似浮庐瀑雪，水痕堪斗建溪春”^④，可为“云脚”、“水痕”之释。所谓“粥面”，如前所述，建人制茶饼，每在其中添加富含淀粉之物，点作

① 明董斯张《吴兴备志》卷五：“岷，浦城人，举进士，与范仲淹同赋《斗茶歌》，岷诗先就，仲淹览之曰：此诗真可压倒元、白。”

② 第三册，第1868页。“露牙错落一番荣”句，“牙”一作“芽”。

③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一批评此诗“排比故实，巧欲形容，宛成有韵之文”。诗以赋笔载录一时之事，形容尽致，实别有令人可喜处。

④ 《用珍字韵谢吴帅分惠乃弟山泉所寄庐山新茗一首》，第五十九册，第37250页。希逸闽人，故以庐山茶比之建溪茗。

茶汤，便略如粥之内凝，时人因常常把茶称作“茗粥”。如“橘柚耀金苞，枪旗资茗粥”^①；“更恨老年难得睡，因君茗粥恨无涯”^②；“不辞浓似粥，少待细于尘”^③，等等。梅尧臣《陈蹇叔郎中出闽漕别送新茶李圣俞郎中出手分似》“细泻谷帘珠颗露，打成寒食杏花飴”^④，则更为形象，苏轼诗“闽俗竞传夸，丰腴面如粥”^⑤，亦可与之同观。至于“一水、两水”，语出民间，源自建人的制茶工序^⑥，斗试之时，遂借来评定胜负之差。此语很是新奇，宋人咏茶诗词便总喜欢用来作茶故事。如王珪《和公仪饮茶》“云叠乱花争一水，风团双影贡先春”^⑦；曾巩《塞碯翁寄新茶二首》“贡时天上双龙去，斗处人间一水争”^⑧；李处权《谢养源惠茶兼陪士特清啜》“灵芽动是连城价，妙手才争一水功”^⑨；又苏轼《行香子·茶词》“斗赢一水，功敌千钟”^⑩。

徽宗时宫廷斗茶，实即比试点茶技巧，茶品佳好，水品亦然，自是前提。斗茶所较，仍是盏面乳花，“咬盏”与否，便是斗茶的胜负规则。徽宗《宣和宫词》：“上春精择建溪芽，携向芸窗力斗茶。点处未容分品格，捧瓯相近比琼花。”^⑪道士张继先《恒甫以新茶战胜因咏歌之》：“人言青白胜黄白，子有新芽赛旧芽。龙舌急收金鼎火，羽衣争认雪瓯花。蓬瀛高驾应须发，分武微芳不足夸。更重主公能事者，蔡君须入陆生家。”^⑫可见斗茶之一般。“捧瓯相近比琼花”，“羽衣争认雪瓯花”，以乳花较胜负也。斗茶且专有其品，北宋宋子安《东溪试茶录》“茶名”条：“一曰白叶茶，民间大重，出于近岁，园焙时有之”，“芽叶如纸，民间以为茶瑞，取其第一者为斗茶，而气味殊薄，非食茶之比”^⑬。又建安黄儒《品茶要录》：“茶之精绝者曰斗，曰亚斗”，“茶芽，斗品虽最上，园户或止一株，盖天材间有特异，非能皆然也”；“其造，一火曰斗，二火曰亚

① 郑真《太仓隆福寺创观音院以诗百韵寄妙观大师且呈乡中诸亲旧》，第十五册，第9768页。

② 晁说之《高二承宣以长句饷新茶辄次韵为谢》，第二十一册，第13815页。

③ 曾几《尝建茗二首》，第二十九册，第18541页。

④ 第四十二册，第26323页。此诗又见陈仲谔名下，题作《送新茶李圣俞郎中》（第三十八册，第24214页）。仲谔，即杨诗题中之陈蹇叔，此诗当属杨。

⑤ 苏轼《寄周安孺茶》，第十四册，第9328页。

⑥ 宋赵汝砺《北苑别录》“研茶”条：“研茶之具，以柯为杵，以瓦为盆。分团酌水，亦皆有数，上而胜雪、白茶，以十六水，下而拣芽之水六，小龙凤四，大龙凤二，其余皆以十二焉。自十二水以上，日研一团，自六水而下，日研三团至七团。”其后“纲次”条详列纲目，且一一标明水次、火次，如“细色第三纲”：“白茶：水芽，十六水，七宿火”，“御苑玉芽：小芽，十二水，八宿火”，等等。旧按引《建安志》云：“水取其多，则研夫力胜而色白。”（丛书集成初编本）可知水次乃表明加工的程度，即水次多而工愈细，故特标明，以别品级。

⑦ 第九册，第5982页。“云叠乱花争一水”句下自注：“闽中斗茶争一水。”

⑧ 第八册，第5600页。

⑨ 第三十二册，第20422页。

⑩ 《全宋词》第一册，第302页。

⑪ 第二十六册，第17048页。

⑫ 第二十册，第13519页。“羽衣”，指道士。

⑬ 百川学海本。

斗,不过十数铤而已”^①。所产既少,品又极珍,自然名重价高。梅尧臣《王仲仪寄斗茶》“白乳叶家春,铤两值钱万”^②,并非夸饰之辞。叶家,建溪壑源茶户,斗茶出其园中也,曾巩《方推官寄新茶》“壑源诸叶品尤新”^③,亦此。

斗茶既如此名贵,其时便又常以之作为极品茶的别称,斗茶已经衰歇的时候,尤其如此。陆游《晨雨》“青莢云腴开斗茗,翠罍玉液取寒泉”^④;范成大《题张氏新亭》“烦将炼火炊香饭,更引长泉煮斗茶”^⑤,是其例。

斗茶的风习,始于宋初,徽宗朝为盛,南渡以后,即已衰歇^⑥,因此它范围其实很小,时间也不很长,且文人无与焉。明人王世贞于此尚见得明白,所谓“斗茶中贵好”^⑦,是也。斗茶盛日,诗人于此本多有微辞。苏轼《荔枝叹》是其著例^⑧。又吴则礼《同李汉臣赋陈道人茶匕诗》“即今世上称绝伦,只数钱塘陈道人。宣和日试龙焙香,独以胜韵媚君王”^⑨;晁冲之《陆元钧(宰)寄日注茶》“君家季疵真祸首,毁论徒劳世仍重。争新斗试夸击拂,风俗移人可深痛”^⑩。等等,虽非专为斗茶而发,却亦有激于当时。晁诗拉来陆羽,只是要借《毁茶论》的题目,“风俗移人可深痛”,则痛切之辞也。

附带论及今人讲斗茶而征引最多的《斗茶记》。文不很长,不妨照录如下:

政和二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予为取龙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为上,某次之,某闽人,其所贻宜尤高,而又次之。然大较皆精绝。盖尝以为天下之物有宜得而不得,不宜得而得之者。富贵有力之人或有所不能致,而贫贱穷厄流离迁徙之中或偶然获焉。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良不虚也。唐相李卫公好饮惠山泉,置驿传送,不远数千里,而近世欧阳少师作《龙茶录序》,称嘉祐七年亲享明堂,致斋之夕,始以小团分赐二府,人给一饼,不敢碾试,至今藏之。时熙宁元年也。吾闻茶不问团饼,要之贵新;水不问江井,要之贵活。千里致水,真伪固不可知,就令识真,已非活水。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熙宁元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阅三朝,而赐茶犹在此,岂复有茶也哉。今吾提瓶走龙塘无数十步,此水宜茶,昔人以为不减清远峡。而海道趋建安不数日可至,故每岁新茶不过三月至矣。罪戾之余,上宽不诛,得与诸公从容谈笑于此,汲泉煮茗取一时之适,虽在田野,孰与烹数千里之泉,浇

① 《说郛》宛委山堂本。

② 第五册,第2905页。

③ 第八册,第5599页。

④ 第三十九册,第24349页。

⑤ 第四十一册,第25777页。又南宋袁说友《斗茶》:“截玉夸私斗,烹泉测嫩汤。稍堪肤寸舌,一洗芻豢肠。千枕消魔障,春芽敌剑铑。年年较新品,身老玉函尝。”(第四十八册,第29914页)所咏亦为茶,“私斗”,应指建安外焙所产之斗品。说友,建安人。

⑥ 此与建窑烧制御用兔毫盏的时间,也大致相当,见顾文璧《建窑“供御”、“进盏”的年代问题》,载《南京博物院集刊》第六集(1983年)。

⑦ 《弇州四部稿》卷二十九《再从诸公饮陈常侍别墅》。

⑧ 第十四册,第9516页。

⑨ 第二十一册,第14295页。

⑩ 第二十一册,第13868页。

七年之赐茗也哉。此非吾君之力欤。夫耕凿食息，终日蒙福而不知为之者，直愚民耳，岂吾辈谓耶。是宜有所纪述，以无忘在上者之泽云。

此是唐庚贬谪惠州时作，见《眉山文集》卷二。同卷有《寄傲斋记》，云：“吾谪居惠州，扫一室于所居之南，号寄傲斋。”“寄傲”，原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取意。此文却是借茶事以浇胸中块垒。其时斗茶本有专指，品茶，则鲜以“斗茶”为称。《斗茶记》，品茶也，“斗茶”二字却是特地借来，意在非之。因此它并不是斗茶之别派，而是为天下士人饮茶说法，所谓“为世外淡泊之好，以此高韵辅精理者”也^①，正如同陆羽《茶经》中的“九之略”。

对饮茶清雅之韵的追求，陆羽已开其端，两宋则蔚成茶诗中的胜境。“滴滴药泉来石窦，霏霏茶蔼出松梢”，“阁掩茶烟晚，廊回雪溜清”^②，林和靖的清辞丽句始终润泽着茶诗中的一脉清气。“置邮纵可走千里，不如一掬清且鲜。人生适意在所便，物各有产尽随天”^③，《斗茶记》的同调在两宋茶诗中不胜枚举。若谓茶诗与茶事中特有诗人之境，则“淡如秋水净，浓比夏云奇”^④，适可移来为之品题。此一时代酿就的气韵与风致，绵延至明更成大观，饮茶方式的改变，且使茶之清为愈。而宫廷斗茶虽然有着无所不在的精微妙致，但相去饮茶的秋水夏云之韵，却何止“一水、两水”。衰歇既速，它便只是成为茶故事，而终于与茶无关了。

三 点茶与点汤

点茶与点汤成为朝廷官场待下之礼，多见于宋人笔记，王国维《茶汤遣客之俗》已有考证，云：“今世官场，客至设茶而不饭，至主人延客茶，则仆从一声呼送客矣，此风自宋已然，但用汤不用茶耳。”^⑤又薛瑞兆《元杂剧中的“点汤”》，亦论及宋代情景，认为：“设茶点汤的礼节盛行于宋，并流传到北方的辽金，只是次序更改为‘先汤后茶’（宋张舜民《画墁录》卷一）。这也许是清代端茶送客的始由。但是，这种礼节在当时就已发展到虚伪不堪的地步。宋袁文《瓮中闲评》卷六：‘古人客来点茶，客罢点汤，此常礼也。近世则不然，客至点茶与汤，客主皆虚盃，已极好笑。’”^⑥

客至点茶，送客点汤，两宋固有此礼，即如观堂所论^⑦；然而当日似未成定制。上

① 苏轼《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五册，第2067页。语本论黄著，但移之以评《斗茶记》，也很恰当。

② 《湖山小隐二首》，第二册，第1208页；《寄思齐上人》，第二册，第1201页。

③ 蒲寿晟《登山真武观试泉》，第六十八册，第42761页。

④ 王谌《题诗僧亚愚眉白集》，第六十二册，第38812页。

⑤ 《王国维学术随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⑥ 《文史》第二十一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8页。按《瓮中闲评》应为《瓮牖闲评》；“客罢点汤”应为“茶罢点汤”。

⑦ 尚有若干宋人记述可为补充，如沈括《梦溪笔谈》卷一：“百官于中书见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声唱一声‘屈’，则趋而入，宰相揖及进茶，皆抗声赞喝，谓之‘屈揖’。待制以上见，则言‘请某官’，更不屈揖，临退仍进汤。”

接下,事毕点茶,时见于诗词。王仲修《宫词》:“迺英新殿在西厢,圣代隆儒过汉唐。讲罢赐茶班退后,槐盘龙影下修廊。”^①赵鼎《好事近·侑茶还阙,分得茶词》:“兰烛画堂深,歌吹已终瑶席。碾破密云金缕,送蓬莱归客。看看宣诏未央官,草诏侍宸极。拜赐一杯甘露,泛天边春色。”^②此是北宋情景^③。周必大《入直召对选德殿赐茶而退》:“绿槐夹道集昏鸦,敕使催宣坐赐茶。归到玉堂清不寐,月钩初上紫薇花。”^④其《淳熙玉堂杂记》卷中,记宣入选德殿草诏日,“宣坐赐茶,饮讫,再拜而退”;卷下也说到,宣召日,“将退,黄门赞云‘宣坐赐茶’”。此是南宋情景。均可为证。

宋词所咏,且又有别一番情景。毛滂《西江月·侑茶词》:

席上芙蓉待暖,花间骀裊还嘶。劝君不醉且无归。归去因谁惜醉。汤点瓶心未老,乳堆盏面初肥。留连能得几多时。两腋清风唤起。^⑤

朱敦儒《好事近》:

绿泛一瓯云,留住欲飞胡蝶。相对夜深花下,洗萧萧风月。从容言笑醉还醒,争忍便轻别。只愿主人留客,更重斟金叶。^⑥

刘过《临江仙·茶词》:

红袖扶来聊促膝,龙团共破春温。高标终是绝尘氛。两箱留烛影,一水试云痕。饮罢清风生两腋,余香齿颊犹存。离情凄咽更休论。银鞍和月载,金碾为谁分。^⑦

曹冠《朝中措·汤》:

更阑月影转瑶台。歌舞下香阶。洞府归云缥缈,主宾清兴徘徊。汤斟崖蜜,香浮瑞露,风味方回。投辖高情无厌,抱琴明日重来。^⑧

吕本中《西江月·熟水词》:

酒罢悠扬醉兴,茶烹唤起醒魂。却嫌仙剂点甘辛。冲破龙团气韵。金鼎清泉乍泻,香沉微惜芳薰。玉人歌断恨轻分。欢意厌厌未尽。^⑨

“绿泛一瓯云”,茶也。熟水,虽细论本与汤有别^⑩,但也不妨以汤为称,钱时《夜索熟水甘甚》,句云“呼童夜半一杯汤”^⑪,可证。茶与汤,皆为醒酒,点茶与点汤,均是送

① 第十五册,第10201页。

② 《全宋词》第二册,第942页。

③ 杨万里《诚斋诗话》记蜀人李珣所言东坡佚事云:“东坡谈笑善谑,过润州,太守高会以饗之。饮散,诸妓歌鲁直《茶词》云:‘惟有一杯春草,解留连佳客。’坡正色曰:‘却留我吃草。’诸妓立东坡后,凭东坡胡床者,大笑绝倒,胡床遂折,东坡堕地。宾客一笑而散。”亦以茶送客之例。

④ 第四十三册,第26726页。

⑤ 《全宋词》第二册,第680页。

⑥ 《全宋词》第二册,第854页。

⑦ 《全宋词》第三册,第2152页。

⑧ 《全宋词》第三册,第1534页。

⑨ 《全宋词》第二册,第936页。

⑩ 《新编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汤与熟水的制法乃分立两目,见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朝鲜刻本。

⑪ 第五十五册,第34321页。

客之仪，而此中颇寓惜别之意，因有歌者当筵歌唱侑饮之词，以寄别情。词便常常由坐中骚客代作，黄庭坚《定风波》小序云“客有两新鬟善歌者，请作送汤曲”^①，即此。

点茶与点汤，又或者意在留客，此际它便成为收拾酒席，再入舞筵的一个过渡。史浩《如梦令》：

一笑尊前相语。莫遣良辰虚度。饮兴正浓时，兔碗聊分春露。留住。留住。催办后筵歌舞。^②

若茶、汤俱备，即点茶之后，继以点汤，则为礼之周者^③。程垓《朝中措·汤词》：

龙团分罢觉芳滋。歌彻碧云词。翠袖且留纤玉，沉香载捧冰垆。一声轻唱，半瓯轻啜，愁绪如丝。记取临分余味，图教归后相思。^④

“龙团”，茶；“分”，点茶也。冰垆，指瓷盏；“沉香”，这里代指汤。周紫芝《摊破浣溪沙·汤词》“凤饼未残云脚乳，水沉催注玉花瓷”^⑤，与此情景相同。

汤之品不一。柏叶，紫苏，白豆蔻，罌粟实，金樱子，诃梨勒，余甘子，或研或捣，或窖或蒸，稍入沉、麝，复调以蜜，便皆可用作点汤^⑥，诗中词中均曾咏及。吴文英《杏花天·咏汤》：

蜜姜豆蔻相思味，算却在、春风舌底。江清爱与消残醉。憔悴文园病起。

停嘶骑、歌眉送意。记晓色、东城梦里。紫檀晕浅香波细。肠断垂杨小市。^⑦

词从梦窗笔底流出，自多婉约之致，而点汤之意，此词所咏，最为淋漓。

总之，由两宋词作所见，客至点茶，送客点汤，其时尚未有成规。送客留别，点茶，点汤，均可。而礼节中原有的情意，也始终未曾失去。至于袁文的《瓮牖闲评》，原书明代已佚，今所见，乃后人辑佚成编。而袁文是北宋末南宋初年间人，所谓“客至点茶与汤，客主皆虚盏”，却非当日一般情景，此则或非其作，亦未可知。

[作者简介] 扬之水，女，1954年生。1970届初中毕业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发表过论文《两宋之煎茶》等。

① 《全宋词》第一册，第403页。又曾季狸《艇斋诗话》：“予家空青喜晏元献词：‘可惜月明风露，长在人归后。’每作郡处燕客，多令歌者以此为汤词，亦取其说得客散后风景佳故也。”

② 《全宋词》第二册，第1284页。

③ 此与官场习俗相同。朱彧《萍洲可谈》卷一：“宰相礼绝庶官。都堂自京官以上则坐，选人立白事；见于私第，虽选人亦坐，盖客礼也。唯两制以上点茶汤，入脚床子，寒月有火炉，暑月有扇，谓之‘事事有’，庶官只点茶，谓之‘事事无’。”

④ 《全宋词》第三册，第1999页。

⑤ 《全宋词》第二册，第873页。

⑥ 如《新编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诸品汤”条所列“温枣汤”方：“大枣（一斤，去核，用水五升熬汁），蜜，生姜汁”，“将三味调停和美，再入银石器内，令稀稠得所，入麝香少许，每盏抄一大匙，沸汤点服”。

⑦ 《全宋词》第四册，第2933页。

School began to reset a series of social values, among which loyalty and comradeship (yi) were protruded. All this was represented in the Tang fiction, such as the story of Li Sheng, who had been a famous marshal in the Early Tang. Besides, the free commercial activities were as well in need of the comradeship (yi) as an equivalently communicative value.

Keywords: the Tang period, transition of social economy, the Tang fiction ideas of loyalty and comradeship (yi)

The Marriage of Human Beings to Ghosts in *The Records of Broad Fantasticality* (*Guang yi ji*)

Liu Chuhua

Abstract: *The Records of Broad Fantasticality* (*Guang yi ji*) is a large-scaled collection of fantastic romance-stories in the early Tang period. The text here compared this book with those fantasies in the Six Dynasties, especially concerning the theme of amorous alliance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ghosts. It concludes that, compared with ancient fantasies, the romance-stories have made much progress in excelling the artistic level of the fantasies in the Six Dynasties.

Keywords: *The Records of Broad Fantasticality* (*Guang yi ji*), amorous alliance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ghosts, nether marriage, fantastic romance-stories in the early Tang period

An Investigation into *Beautified Sentences out of the Examination Fair* (*Wen chang xiu ju*) observed in Japan and Dunhuang Documents

Li Mingjing

Abstract: The same books of *Beautified Sentences out of the Examination Fair* (*Wen chang xiu ju*) happened to have different names of authorship, and the authorship of some editions was left out. Besides, the content of this work as well exists some problems of ambiguity. The text here primarily clarifies all this by way of comparing various original materials.

Keywords: Meng Xianzhong, collections of verses, antithetical couplets in the reference books

Tea Poetry and Tea Affairs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ies

Yang Zhishui

Abstract: The problems concerning tea-division, tea-competition and tea-ordering as well as soup-ordering have all been discussed in the tea affairs. The text searches all this in *The Completed Anthology of Song Poetry* (*Quan Song shi*) and *The Completed Anthology of Song ci-Poetry* (*Quan Song ci*). Tea-competition was prevailing in the Era of Emperor Huizong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re was no established regulation about "the tea-ordering and the soup-ordering in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coming in and out of guests".

Keywords: tea-division, tea-ordering, tea-competition, soup-ordering

A Criticism on *Notes in the Study Man of Mr. Pu Dashou* (*Pu shi man zhai lu*)

Deng Guojun & Wang Faguo

Abstract: *Notes in the Study Man of Mr. Pu Dashou* (*Pu shi man zhai lu*) is a scholarly work in the Song dynasty, but has never been singly criticized. The text here deliberately discusses on the related problems about this work, and corrects some mistakes in *Selections of Chinese Poetic Notes of All Ages*, *A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Song, Jin and Yuan Periods*, *A Complete Anthology of Song Poetic Notes*, etc., while their dealing with this work. The text also points out: 1. *Notes*